

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文獻研究

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生論文摘要

／釋宗諱

一、前言

近年捐資印贈佛經的人多，而能讀通佛家經論的人少，因為佛法甚深難解。若能透過研究，實地讀通經論，才能悠遊法海，體會經論的法味。

「經」是應機說法的記錄，佛入滅後，由佛的大弟子結集而成。「論」是就事分別，為佛弟子所撰述。論以經的存在為前提。經藏的眾多教說或大同小異，或過於繁複，或因過於簡要而意義不明，或因對機不同，傳說不同，似乎矛盾。這樣的教說須要明確體系化，方能裨益修行。於是論師懷著「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」的精神，針對佛經造論，注釋經文，讓眾生領解佛陀經教的真實義，讓佛法久住世間。然而他們或基於宣揚己宗思想，獨樹自宗主張，或為弘通自認上乘的法門，或為指導修行。由於注經的目的不同，導致注釋的方式不盡一致。所以想真正了解論義，就得運用注釋學知識，方可窺見論師的終極關懷，而體悟也較能接近經論的真實義。

二、研究動機

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有三同本異譯的漢譯本傳世，而印度論師針對此經的論著僅有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。筆者原本為想了解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的意義，然本經在印順法師的大作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中被歸類為「文殊師利法門」，經文是闡述「一切法無生」、「一切法本淨」的義理，強調直入無生、寂靜、不二的深悟，一般人是難以理解。憶起印公導師曾說：「依論義去讀經，可以得到通經的不少方便。」¹於是旁涉到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，也因此發現世親菩薩注解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而造的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蘊含豐富的菩薩精神及解脫思想。然不解的是原經有六卷，而這部論僅為經的前二卷作注，究竟是否有其它因素使後面部分亡佚，或論師認為這二卷的釋義就可涵括整部經，亦即論師的原著就是如此呢？

筆者因想獲知本論的原篇幅，所以著手搜集本論相關的文獻，卻發現這部論不幸地梵本已不存在，也沒有藏譯本及日譯本，僅剩北魏菩提流支的漢譯本傳世，且漢譯論、疏也從未提及本論，近代學者更無有關本論的研究。在諸多缺陷下，筆者不忍這部論的沉寂命運繼續下去，於是想利用自己有限的知識，運用在佛研所學得的研究方法，嘗試作本論的研究，以便發掘其特義。

三、研究方法

筆者本論文在第一章第二節第二項舉出諸多佛教學者的研究法，尤其特別就印公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卓見作了簡要的說明，乃因同一論師前期著作與後期著作會有見解上的不同，像本論的論師世親就是一典型的例子。由此看出「諸行無常」的法則。研究某個問題點時，「無常」法則可以幫助吾人回到當時的年代去體會當時的情境，而不會以現在的方式去隨意評論。「無我」法則可以幫助吾人針對問題去理解週邊的因緣，提醒吾人一法的形成，其因緣是無限的。就像要瞭解世親的思想，可能須略為瞭解印度當時的部派、性空大乘乃至外道的思想，因為世親的思想會與其所處時代的思想、知識相拒相攝，這就是「諸法無我」的原則。論師之所以造論解經，他關心的還是修行解脫。印老所提出的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法無我」、「涅槃寂靜」三法則，其實就是從宗教家的立場出發，指出一適合佛弟子研究佛學的方法。

筆者最近在《正觀雜誌》第二十四、二十五期，看到先進專家提出不少精闢的佛學研究方法的專論。本論文——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文獻研究——，關於「文獻研究」，在中國的漢學研究，本身有一套嚴謹的文獻學研究法，包括史料的考訂，文獻的版本比對，字句斟酌等。佛學重視文獻學研究是因受到歐美研究路線的影響，因此它不只是中國傳統的版本斟酌學，也涵蓋了語言學、文法學、考古學……。然而談到佛學文獻一般就會直接連想到梵文、巴利語、藏文佛典。若少了梵、巴、藏資料，似乎就無法獲得學者的青睞。其實以今日看來，漢譯佛典是研究佛學重要而珍貴的第一手資料，因為它較之梵文的斷簡殘篇與藏文部分典籍的闕如，漢譯佛典保存了聲聞部派與初、中期大乘較為完整的資料；且它保留了不同版本，不同譯者的典籍，可供比較研究。

四、 論文架構

佛教義理的研究，必須奠基在文獻的基礎。以文獻學方法為宗教文獻作了斟酌、考據、解讀的工作，方可奠定以後研究思想、義理的基礎。本論文也依循此原則，以文獻研究為主，再由此基礎略探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的文義。論文架構共分為五章，第一章從佛家經錄及音義的資料著手，試圖利用古德對本論的記載，推究本論的概觀。結果發現各經錄及音義書對造論者及譯者的記載都一致，唯有篇幅有些微差異。接著第二章針對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的文本，經過文獻研究，版本比對、斟酌後，擬出一校定本，並附加句讀，也推測本論原來的篇幅可能就是如本論文第二章校定本的四卷。第三章參考本論論師其它有關釋經的資料，略探世親解經的方法，然後再根據本論校定本內容，分析世親注釋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的方式。第四章分析校定本內容的特殊語詞及重要概念，以便從中探究本論的論義，略窺世親造本論的關懷。第五章總結本論的研究所得。希望自己經由本研究了解印度論師注經、講經之道，以便能讀通本經論，瞭解經論旨趣。

五、論文簡介

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是世親菩薩為解釋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所造的論著，北天竺菩提流支於南北朝時將它漢譯傳世。這一部解說菩薩道之論典，內容雖然是指引行者修學的方法，然由於本論梵本、藏本均不存，獨存的漢譯本，又因翻譯語詞晦澀難解，更無其他譯本或釋本可互相對照，所以至今仍漂流於大乘法海中，乏人間津。

義淨介紹印度大乘佛教時說：「大乘不過二種：一是中觀，二是瑜伽。中觀乃俗有真空，體虛如幻；瑜伽乃外無內有，事皆唯識。」²而談到世親在大乘的地位，一般都把他視為弘揚唯識的論師。如中田源次郎於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第三卷3指出：世親在本論使用「虛妄分別」、「種子」、「習氣」等唯識系的用語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：他提出「以無世間心、意、意識分別相故」⁴以及「以識不能分別知故」⁵等唯識思想。筆者暫時撇開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，直接從本論文本下手，從文本以理解《〈勝思惟經〉論》的文義，以推知論師所傳達的思想與提示菩薩的實踐法門。

佛法甚深難解，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也不例外。筆者在本論文是以文獻研究為中心，立基於第二章文獻成果，再發展到第四章文義的思索，為讀通僅存的一漢譯本論，乃從文本提出十個特殊的語詞及九個重要概念加以探究。漢譯佛典是由古德跋山涉水西行求法後回國翻譯，或西域梵僧由印度或西域翻山越嶺至漢地來翻譯而成。要將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是相當艱鉅的工程，這不僅是文法習慣的問題，也牽涉文化傳遞的問題。所以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，面對漢譯典籍仍感覺甚深難解，尤其南北朝流傳到唐朝的佛典，常存在著一些不同的見解。不同的師承間對典籍的看法亦有歧異，這情形令吾人望經論而興歎，最後只好將這些寶藏束之高閣。就像本論是南北朝菩提流支的譯著，其所用譯語，有時令人難理會。加上世親論師精通聲聞乘與大乘諸經典所說的種種教義，本論所敘述的教義概念，充滿不同其它經論特殊之處，既與《般若》空慧相連貫，又發揚瑜伽菩薩思想。論中不難發現世親不離生死、不捨世間的大乘精神，他極力糾正了聲聞自利觀念，發揮菩薩利他的悲願。當然每一個論師對經典的詮釋，都不免來自於其思想體系，他們的詮釋即反應他們思想。如山口益博士所說：「處於瑜伽唯識時代，作為瑜伽唯識的思想家——世親，他站在其教學的立場，以瑜伽唯識思想論說經義，這是很自然的。」⁶

學界一向將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歸為大乘無相或文殊師利法門⁷，所謂大乘無相或文殊師利法門，其特色是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，也就是「一切法本空」，「一切法本淨」，「一切法本來寂靜」。是依自己體悟勝義、法界、解脫，直捷地開示，使人也能依此悟入。而論主世親在為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造論時，他所關懷的重心可能不是理論上無相空義的分析，而是從修道上著手。因此本論除了解釋經文外，也發揮了世親個人修行的見解。⁸雖然表面上不廢聲聞行，但經過巧妙樂說辯解後，終究讓人感覺小乘非上乘，而闡揚菩薩道方為最上法。⁹

菩薩的修學並非一蹴可及。本論標榜菩薩不是爲了炫耀己能而起修，更不是以大乘的立場斥責二乘，貶低世間，而是本著拔濟眾生的悲願而邁進，以慈悲的心境引導二乘，甚至強調「三乘不相是非」，關懷世間，包容所有的不圓滿，因爲菩薩修學的歷程中，這些缺憾都是必經的過程。從這些深刻的體驗，方能淬煉出菩薩寬闊的心胸與更堅固的菩提願。

經過以上研究，結果得知世親在本論有三種關懷：

一、內容主要是說發菩提心和如實修行。二、提示當講說、聞、思這部論時，能夠知道如何生起菩提心和實修菩薩道。三、進入入道實修，以證悟實相、法性無我，依次第而層層深入，達到究竟佛果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要徹底了達佛說的旨趣。

總之，世親是站在大乘的立場，以他豐富的知識，疏解《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》，造本論來弘通法義，指導眾生如實修行，以利濟群生。

本論文以目前能見到的文獻，研究得知《〈勝思惟經〉論》的內容即如第二章第二節的校定本，而且針對四卷校定本的內容，探討世親釋經的方法也大致符合《釋軌論》的五個講解經文的方法：一、依據經的因緣（或「用意」，*sutrantaprayojana*）講；二、按照總攝意（*pindartha*）講；三、根據詞義（*padartha*）講，語詞又須從同義詞（*pariyaya*）、定義（*lakṣana*）、詞源（*nirukti*）及分類（*prabheda*）四方式來理解；四、依經文前後順序、連貫（*anusamdhī*）講；五、以難、通（*codyaparīhara*）講，其中的「問難」又分措詞與語義兩方面的批評，或者進一步含蓋前後文脈及邏輯矛盾二層次的質疑。¹⁰ 雖然很可能四卷校定本就是本論原來的內容，但是根據《勝思惟經》的經文以及經論體例來看，校定本的四卷似又不是一完整的論著，由於現存文獻的不足，這是本論文目前無法解決的困難與遺憾。

六、結語

經過這論文的習作，雖然不敢保證完全讀通本論，不過理解上可能較接近經論。又因本論文以文獻研究爲主，所以第四章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的文義部分，筆者僅針對文本提出十個特殊語詞及九個重要概念略作探討，沒有進一步申述發揮。若有因緣後續可依此進一步深入研究文義、思想。其實本論還有很多非常值得探究，尤其像「主張三乘平等的觀念」這一項，世親在本論提到「菩薩、聲聞、雜僧」三類僧的概念，可能亦可作爲推翻平川彰有關《大乘教團起源》說：「部派間不能共住交往，大乘當然也不能與部派佛教共住」的有力佐證。

印度宗教共有的特徵之一，是認爲知識所以有價值，乃由於它能具有轉化生命的功能。¹¹ 以佛教而言，所謂的解脫，不外乎是指無明束縛的解放。¹² 透過正確的知識，就可以達到這樣的轉化，而導歸究竟的目標。佛法是佛陀覺證後，爲引導佛弟子達到解脫而施設的教法。

「學術雖然不是萬能的，但是它幫助我們解決知識上的問題。沒有知識，無

從學佛；沒有知識，無從護法。」¹³ 學佛固然是爲了實踐，而實踐的前提來自於正確的理念。對佛法要有正確的認知，必須親近善知識。親近善知識目的在聽聞佛法，以深入經藏，瞭知如來真實義。筆者藉著在法光學習階段，高師明道慈悲、熱心的指導，以《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〉論》這部不爲學界重視的一部論作爲研究的對象，運用學術方法琢磨自己的所知所學，完成這篇論文。假若這篇論文能對眾生有利，這要感謝三寶的加被，諸善知識的提攜。本文若有任何疏失，皆是筆者智慧不足、怠惰所致，尙期諸先進能不吝指正，以便將來有因緣，再進一步深入研究相關的論題。

1 見印順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二頁。(臺北：正聞，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五版)

2 見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T 54.2125.205c 13~15。

3 見小野玄妙主編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第三卷第三五六頁上欄。

4 見校定本第六十四頁第 9~10 行。

5 見校定本第六十五頁第 5 行。

6 見山口益《〈無量壽經〉ウパテーシャなる 題號について》，收於《印度學 教學研究》10-2，第 18 頁。

7 分別參《〈妙法蓮華經〉玄義》(卷十) T 33.1716.801b、印順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 907~908 頁。

8 如在論中多處強調「如實修行」的概念。

9 如本論末言：「眾生棄捨最上大乘、無礙等者，以彼求於下梵行故，捨於無上第一大乘，而求下分小乘法故」，用「最上」、「無上」來形容大乘，以「下梵行」、「下分」來說小乘。

10 參 Peter Skilling："Vasubandhu and the Vyakhyayukti Literature" 第 318~321 頁，收於 JIABS 23.2 第 297~350 頁。(2000)

11 參 Frederick J. Streng, *Emptiness: A Study in Religious Meaning* (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 1967) 第 103 頁。

12 《雜阿含》第七五〇經說：「無明者無知，諸惡不善法生，一切皆以無明爲根本。無明者無知，於善、不善法不如實知；有罪、無罪、下法、上法、染法、不染法、分別、不分別、緣起、非緣起，不如實知。不如實知故，起於邪見。……」(T 2.99.198b 29~c 4) 可見「不如實知(無明)」是導致長夜痛苦的根本原因。

13 見法光編輯室《臺灣佛教過去現在與未來——專訪德籍高明道老師》，收於《法光雜誌》第二十三期第 4 版(1991)。